

法国巴黎藏满文古籍述略

王敌非

(黑龙江大学 a. 文学院; b. 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要:法国巴黎的汉学研究所等 13 家单位收藏有部分满文资料。1998 年, 由俄罗斯满学家庞晓梅编撰的《巴黎满文资料目录》公布了这批资料。通过这份目录的整理与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法国巴黎满文文献的收藏历史情况, 而且对于熟悉法国汉学史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巴黎; 满文古籍; 著录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873(2015)02-0075-08

1998 年,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庞晓梅(Татья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编撰出版的《巴黎满文文献目录》^[1], 著录巴黎 13 家单位收藏与满文相关的资料 186 种。^①从该目录的副标题来看, 这批资料包括满文刻本、写本、卷轴、拓片和兵器等。西方学者通常将中国古典文献按版本类型分为写本和刻本等, 而国内学者则将其分为古籍、档案、谱牒、舆图和碑刻等。根据许逸民、黄永年等先生的研究, 中国古籍包含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前编撰出版的图书、1911—1919 年间出版内容涉及古代学术文化, 采用传统著述方式且具有古典装帧形式的图书和以少数民族文字编撰的图书。^{[2][3]}《巴黎满文资料目录》中的卷轴实指公文档案; 而拓片和兵器虽与满文相关, 但不具备古典装帧形式, 并非古籍。因此, 结合以上观点可以初步看出巴黎收藏的满文古籍主要有^②:

(一) 汉学研究所

1. 《钦定八旗通志初集》, 乾隆四年(1739 年)刻本, 满文。^③
2. 《钦定理藩院则例》, 嘉庆十六年(1811 年)刻本, 满文。
3.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刻本, 满文。

收稿日期:2015-09-15

作者简介:王敌非(1982-), 男(满族), 内蒙古包头人, 博士研究生, 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满文文献整理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CMZ010);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4C016)

① 巴黎 13 家收藏单位分别为法国耶稣教会档案馆(Archives Français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外交团亚洲图书馆(Bibliothèque Asiatique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自然博物馆图书馆(Bibl. Centrale Muse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法兰西学院图书馆(Bibliothèque générale du Collège de France)、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 France)、东方语言跨大学图书馆(Bibliothèque Interuniversitaire des Langues Orientales)、吉美博物馆图书馆(Bibliothèque du Musée Guimet)、天文台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Observatoire)、法兰西学院雨果基金会(Collège de France Foundation Hugot)、汉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荣誉军人院军事博物馆(Invalides. Musée de l'Armée)、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和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

② 因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馆藏另有目录, 本文所述满文古籍不包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品。

③ 本文将原书目录略作简化, 只附满文古籍的汉文题名、版本和文种等项。对于不同单位收藏的同种古籍, 本文不重复著录, 仅选卷册者完整著录。另外, 原书目录著录有满文珍稀版本和传教士著述, 笔者另著文叙述。

- 4.《清凉山志》，康熙四十年(1701年)刻本，满文。
- 5.《翻译六事箴言》，咸丰元年(1851年)聚星堂刻本，满汉合璧。
- 6.《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乾隆十二年(1747年)写本，满文。
- 7.《满洲祭神祭天礼器图》，刻本，满文。
- 8.《御制翻译书经》，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刻本，满文。
- 9.《御制翻译礼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写本，满汉合璧。
- 10.《小学》，刻本，满汉合璧。
- 11.《御制性理精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刻本，满文。
- 12.《御制性理精义书》，写本，满汉合璧。
- 13.《黄石公素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刻本，满汉合璧。
- 14.《醒世要言》，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刻本，满文。
- 15.《翻译醒世要言》二卷，刻本，满汉合璧。
- 16.《日知荟说》，写本，满文，另存满汉合璧本一部。
- 17.《首楞严经》，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刻本，满文。
- 18.《御制劝善要言》，顺治十二年(1655年)刻本，满汉合璧。
- 19.《七训须读》，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刻本，满汉合璧。
- 20.《清文三国志》，顺治七年(1650年)刻本，满文。
- 21.《金瓶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刻本，满文。
- 22.《满汉西厢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刻本，满汉合璧。
- 23.《翻译古文》，写本，满文。
- 24.《三合名贤集》，光绪五年(1879年)刻本，满蒙汉合璧。
- 25.《呻吟语》，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刻本，满汉合璧。
- 26.《御制增订清文鉴》，乾隆三十六年(1772年)刻本，满汉合璧。
- 27.《御制四体清文鉴》，刻本，满蒙藏汉合璧。
- 28.《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光绪二十年(1894年)聚珍堂刻本，满汉合璧。
- 29.《三合便览》，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邵衣堂刻本，满蒙汉合璧。
- 30.《满汉类书全集》，康熙四十年(1701年)刻本，满汉合璧。
- 31.《翻译类编》，乾隆五年(1740年)文渊堂刻本，满汉合璧。
- 32.《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宣统元年(1909年)刻本，满蒙汉合璧。
- 33.《清汉文海》，刻本，满汉合璧。
- 34.《钦定蒙文汇书》，光绪十七年(1891年)刻本，满蒙汉合璧。
- 35.《清文四字典要》，写本，满汉合璧。

(二)吉美博物馆图书馆

- 36.《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刻本，满文。
- 3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写本，满文。
- 38.《六部成语》，英华堂刻本，满文。
- 39.《御制翻译四书》，乾隆二十年(1756年)刻本，满汉合璧。
- 40.《清文汇书》，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和堂刻本，满汉合璧。
- 41.《清文汇书》，三槐堂刻本，满汉合璧。
- 42.《清文补汇》，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刻本。
- 43.《钦定清汉对音字式》，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三槐堂刻本，满汉合璧。

(三) 法兰西学院雨果基金会

- 44.《钦定回部则例》，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刻本，满文。
- 45.《御制翻译易经》，乾隆三十年(1765 年)刻本，满汉合璧。
- 46.《三合圣谕广训》，雍正二年(1724 年)京都隆福寺刻本，满汉合璧。
- 47.《择翻聊斋志异》，刻本，满汉合璧。
- 48.《初学必读》，光绪十六年(1890 年)聚珍堂刻本，满汉合璧。
- 49.《满汉合璧初学须知》，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刻本，满汉合璧。
- 50.《蒙汉满三合》，光绪十七年(1891 年)正蒙印书局刻本，满蒙汉合璧。
- 51.《蒙文总汇》，光绪十七年(1891 年)刻本，满蒙汉合璧。
- 52.《蒙文阿拉篇》，刻本，满蒙汉合璧。

(四) 东方语言跨大学图书馆

- 53.《吏治辑要》，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三槐堂刻本，满汉合璧。
- 54.《吾主耶稣基督新约圣书》，乾隆十二年(1747 年)刻本，满文。
- 55.《孟子》，内府刻本，满文。
- 56.《大学》，道光二十九年(1829 年)刻本，满文。
- 57.《翻译忠经》，咸丰元年(1851 年)刻本，满汉合璧。
- 58.《大清全书》，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刻本，满汉合璧。
- 59.《清文启蒙》，雍正八年(1730 年)刻本，满汉合璧。
- 60.《御制增订清文鉴总纲》，刻本，满文。
- 61.《御制增订清文鉴补编》，刻本，满文。
- 62.《音汉清文鉴》，雍正十三年(1735 年)刻本，满汉合璧。
- 63.《清文指要》，嘉庆十四年(1809 年)三槐堂刻本，满汉合璧。

(五) 外交团亚洲图书馆

- 64.《三合吏治辑要》，咸丰七年(1857 年)刻本，满蒙汉合璧。
- 65.《满蒙汉合璧三字经注解》，道光十二年(1832 年)三槐堂刻本，满蒙汉合璧。
- 66.《满汉合璧四十条》，刻本，满汉合璧。
- 67.《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乾隆三十六年(1772 年)刻本，满蒙汉合璧。
- 68.《蒙文指要》，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刻本，满蒙汉合璧。

(六) 自然博物馆图书馆

- 69.《格体全录》，写本，满文。

(七) 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

- 70.《四书集注》，京都琉璃厂圣经博古堂刻本，满汉合璧。

《巴黎满文文献目录》卷首有一篇“导言”，介绍了巴黎满文文献入藏各图书馆的历史过程。现删除对书中对著录体例和缩略语说明，将译者前言翻译如下。

巴黎满文文献收藏史^①

庞晓梅

史学家、目录学家、汉学家和满学家都了解中国文献尤其满文文献主要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传入

^① 本文由庞晓梅发表于《东方写本》(Manuscripta Orientalia)1997 年第 1 期,卷三。

欧洲。目前,已有目录介绍欧洲满文文献的收藏情况。^①神田信夫(Nobuo Kanda)曾著文首次提及法国满文文献的收藏情况,^②随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汉学研究所的满文文献典藏即公诸于世。^③

17世纪末期,即有学者介绍法国国家图书馆满文文献收藏情况,其中比较著名的为汉学家让娜·玛丽·柏海蒙(Jeanne Marie Puyraimond)于1979年编撰的《国家图书馆写本部东方文献分部满文藏书目录》。这部目录是作者在伦敦大学东方学家沃尔特·西蒙(Walter Simon, 1893-1981)的指导下完成,共著录294部满文文献,并由写本部东方文献分部主管玛丽·罗斯·赛格(Marie Rose Séguy)女士撰写前言,介绍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满文文献典藏情况。法国国家图书馆是巴黎藏有东方文献最多的图书馆,其所收藏的满文文献在数量和种类上,可以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大英图书馆藏品相媲美。^④汉学研究所是法国第二大东方文献图书馆,1976年德国目录学家瓦尔拉文斯(Hartmut Walravens)撰文介绍其满文文献典藏。以上是两处学界普遍了解的满文文献收藏单位。在过去的20年里,法国巴黎其他单位也未发现满文文献。本人有幸在1995—1996年期间和1997年获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会(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总计八个月“狄德罗基金”的资助,在巴黎从事满文文献调研,其成果即为《巴黎满文资料目录》。因法国国家图书馆已有目录,《巴黎满文资料目录》不包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品。

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满文文献典藏和满语研究与其对中国的兴趣密切相关。法国的东方学研究可追溯到15世纪。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派遣居伊·塔夏尔德(Gui Tachard, 1650-1712)、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⑤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和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等传教士等6名传教士组成第一届“法国驻中国宗教使团”,赴中国搜集文献并宣传欧洲科学。^⑥这些被誉为“国王数学家”的传教士擅长数学、天文学、自然史学、地理学、地图学和文字学。在1688年抵达北京后,他们迅速掌握了汉语文和满语文,第一次让法国国内熟悉了清朝文化。

1693年,白晋带着康熙皇帝赠送路易十四的49卷汉文刻本返回巴黎。这些刻本分别于1697年5月27日和6月2日登记于皇家图书馆,标志着法国皇室开始收藏中国文献。在18世纪初,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东方藏品已增至2000卷,主要包括赠送法国皇室的外交礼品、法国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比尼昂(Jean Paul Bignon, 1662-1743)藏品、“外方传教会”(Congrégation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神父、富凯(Jean François Fouquet, 1663-1749)藏品和东印度公司藏品。1739年,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印了《皇家图书馆藏书目录》(Catalogus codicum manuscriptorum Bibliothecae regiae)。在此之前,欧洲最早的满语

① 如1990年斯达理(Giovanni. Stary)出版的《国际满学研究成果书目》(Manchu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马丁·吉姆(Martin. Gimm)1991年于《满学年报》(Aetas Manjurica)发表的《剑桥大学藏威妥玛满文文献》(Verzeichnis der manjurischen Bücher in der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zu Cambridge)《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目录》(Die manjurische Sammlung der Königl. Bibliothek zu Kopenhagen)和1992年于《满学年报》发表的《牛津博德莱安图书馆的满文藏书》(Verzeichnis der manjurischen Bücher in der Bodleian Library zu Oxford)等。

② 《满文文献保存现状》(Present State of Preservation of Manchu Literature),载1968年《东洋文库研究部纪念文集》(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③ 参见瓦尔拉文斯:《汉学研究所满学研究概述》(Übersicht über die Mandjurica in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载《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第10期。

④ 根据目前公布的目录,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满文写本249部、刻本337部;大英图书馆藏满文写本37部、刻本226部。

⑤ 有关基督传教士详细情况,参见费赖之(Louis Pfister)于1931年在上海出版的《1552年至1773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与著述》(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Chang hai 1932)。

⑥ 艾乐桐(V. Alleton):《法国汉学现状》(Présentation de la sinologie française),载《欧洲汉学研究通讯》(Association Européenne d'études chinoises, Newsletter)1988年第2期。

文研究成果为耶稣会神父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 - 1688)的《满语要素》(Elementa Linguae Tartaricae),该文于1696年收录于《各种好奇航行的关系》(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主要来自法国传教团的钱德明(Jean Joseph Amiot, 1718 - 1793)神父。他曾在中国定居42年,后于北京去世。^①钱德明与东方语言学教授蓝歌赖(Louis Mathieu Langlès, 1763 - 1824)关系密切,是第一位用法文编撰满语语法工具书并让欧洲熟悉满族历史文献和萨满教的人。^②东方语言学院成立于1795年,其前身为路易十四于1669年开办的口译学院。蓝歌赖不仅是东方语言学院院长,也是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文献部的主管。他将钱德明翻译的《御制盛京赋》^③寄回法国并发表,引起了欧洲知识分子的广泛讨论。蓝歌赖延续钱德明有关萨满教的研究,并于1804年发表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法文译本。^④另外,钱德明编撰了第一部《满法词典》(Dictionnaire Tartare Manchou Français),1789 - 1790年间,蓝歌赖负责该书的编订工作,并于1799年撰文对该词典进行了论述。

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柯恒儒(Henri Jules Klaproth, 1783 - 1835)是19世纪欧洲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为巴黎满语文研究的发展及远东文献的收藏做出了巨大贡献。柯恒儒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因蓝歌赖的译文不准确甚至背离原意,而极力排斥蓝歌赖的出版物。他将对蓝歌赖的批评写于《亚洲追忆》(Mémoires relatifs à l'Asie)的第三卷,^⑤并发表于《满族文学快报》(Lettres sur la littérature mandchou)。另外,柯恒儒在其《满文选集》(Chrestomatie mandchou)中,以另一视角翻译了《御制盛京赋》。^⑥柯恒儒去世后,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了其收藏的满文文献,包含了21种刻本与8种写本。

1814年,法兰西学院创办了满汉语言文学讲座班,开创了法国的汉学研究。著名汉学家、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研究学者雷慕莎(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 - 1832)为满汉语言文学讲座班第一位讲师。^⑦1815年,他出版了《汉满语言文学讲义要目》(Programme du cours de langu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et de Tartare - Mandchou, precede du discours prononcé à la première séance de ce cours)。雷慕莎的学生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 - 1873)曾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保管助理。^⑧雷慕莎去世后,儒莲继续从事满语文研究并将雷慕莎的满文藏品捐赠至法国国家图书馆。20世纪初,法国国家图书馆最大的

① 于北京去世的传教士还有白晋、张诚、巴多明、冯秉正(De Mailla, 1669 - 1748)和钱德明等,他们葬于北京正福寺墓地。多年来,正福寺墓地已损毁不堪,传教士墓碑现已迁至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陈列。

② 参见钱德明:《满族宗教仪式》(Rituel des Tartares Manchous determine et fixé par l'Empereur comme chef de sa religion),载《英法文学文摘》(Journal des savans avec des extraits des meilleurs journaux de France et d'Angleterre),阿姆斯特丹,1773年。

③ 参见钱德明于1770年在巴黎译注的《御制盛京赋》(Eloge de la ville de Moukden et de ses environs),该文献原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④ 参见蓝歌赖译注《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Rituel des Tartars Manchou),该文献原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另有抄本一部藏于汉学研究所。

⑤ 参见瓦尔拉文斯撰《满洲珍本》(Manjurica curiosa),载《满学年报》1991年第2期。

⑥ 参见柯恒儒译注《御制盛京赋》,1928年于巴黎发表,1985年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发表。

⑦ 雷慕莎另著有《汉满铭文解读》(Explication d'une inscription en Chinois et en Mandchou),载《伊赛尔县报》(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l'Isère) 1812年第6期;《梵、西番、满、蒙、汉字要》(Recueil nécessaire des mots Sanskrits, Tangutains, Mandchous, Mongols et Chinois),巴黎,1814年;《鞑靼诸语研究——论满人、蒙古人、维吾尔人、藏人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ou Mémoires sur les différents points de la grammaire et de la littérature des Mandchous, des Mongols, des Ouigours, et des Tibétains),巴黎,1820年;《哲学词语》(Sur un vocabulaire philosophique en cinq langues),北京,1825年等。

⑧ 儒莲另著有《满文两兄弟》(Les deux frères, conte mandchou),载《欧美评论》(Revue orientale et américaine),1861年第5期;《满译汉文作品集》(Traductions mandchoues d'ouvrages chinois),载《汉、满、日、印回忆录》(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et océaniques),巴黎,1889年;《满文辞典写本》(Manuscript Dictionary of the Manchu Language),载《美国东方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20年。

一笔收藏为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 - 1945)带回的78部满文文献。^①

18—19世纪几批法国传教士团的任务为研究清代中国文化。此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品中不乏清代中国政治、历史及文学方面的文献,其中大量文献保存了当时法国著名学者的记载。

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满文写本《无圈点字书》弥足珍贵。该书由乾隆皇帝于1741年敕谕编撰,用以区分天聪六年(1632年)之前的老满文。蒙古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已知的唯一一部抄本。^②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为钱德明赠送蓝歌赖本,该本存有钱德明和蓝歌赖的题字。精通汉文、满文和拉丁文的耶稣会神父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 - 1741)是康熙帝及皇子们在欧洲科学文化方面的顾问。他将丹麦著名解剖学家托马斯·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 1616 - 1680)的《人体解剖学》和皮尔·迪奥尼斯(Pierre Dionis, 1680年逝世于巴黎)的《人体解剖学及血液循环新发现》译成满文,编撰《西医人身骨脉图说》。这份精美的写本文献共有135张插图,因其原文注释的一些错误,该译本是难得的善本。另外,该书的另一译本被冠名《钦定格体全录》,藏于巴黎自然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1723年,康熙皇帝敕谕手抄四部《钦定格体全录》,其中一部赠送法兰西研究院。1928年,丹麦国家图书馆出版了该书的影印本。^③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批颇具代表性的满文宗教类文献。这些文献由耶稣会神父利玛窦、苏如望、艾儒略、潘国光、利类思、冯秉正、孙璋和徐光启等创作,其中部分藏品十分罕见。国家图书馆藏有两部反映驻中国耶稣教会历史情况的重要文献,其中一部是满汉拉丁文《1700年中国康熙皇帝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简要回答:儒教学说与尊祖敬宗》(Brevis relatio eorum, quae spectant ad declarationem Sinarum imperatoris Kam Hi circa coeliac, Cumfucii, et avorum cultum, datam anno 1700)。该文献原本藏于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抄本藏于法国耶稣教会档案馆,内容涉及传教士对中国礼仪的描述和康熙皇帝的御批,及其文化背景和社会影响。另一部文献是满汉拉丁文《康熙皇帝谕旨》,内容为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1716年10月31日)武英殿刻印要求返回欧洲传教士重返中国的谕旨。该书由17位神父签名,抄写两部送往欧洲,并保存在耶稣会代表团成员各自的国家。根据目前已出版的目录,国家图书馆共有五部《康熙皇帝谕旨》抄本,其中一部经整理后发表于《中国印象》^④。据《中国印象》介绍,《康熙皇帝谕旨》另存抄本18部,其中巴黎7部,伦敦1部,沃尔芬比特尔1部,斯德哥尔摩1部,意大利4部,梵蒂冈2部,印第安纳大学莉莉图书馆1部,波兰1部。

法国耶稣传教士多为天文学家,他们就职于钦天监,计算日食、月食的时间,恒星、行星的位置。巴黎图书馆的天文工作可追溯到1668年,当时南怀仁神父被康熙皇帝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从那时起,日期始以公历纪元。^⑤天文台图书馆和法国耶稣教会档案馆均藏有南怀仁编康熙十年二月十五日(1671年3月25日)于京城、盛京等14个省以及朝鲜的月食记录。天文台图书馆藏有四部雍正十年(1732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间的月食和日食记录。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最早有关行星位置文献,且其

① 参见伯希和:《〈满语要素〉的真正作者》(Le véritable auteur des elementa linguae tartaricae),载《通报》1922年第21期;《〈满语要素〉再议》(Encore à propos des Elementa linguae tartaricae),载《通报》1925 - 1926年第24期。

② 参见《无圈点字书》,载《蒙古国语言科学研究院语言文字语料库》(Corpus Scriptorum Mongoloru Instituti Linguae et Litterarum Committeti Scientiarum et Educationis Altae Reipublicae populi mongoli)卷五,乌兰巴托,1959年。

③ 参见《满族解剖》(Anatomie mandchoue),载《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写本通讯》(Facsimilé du manuscrit du fonds oriental de la Bibliothèque royal de Copenhague)1928年第2期;《人体解剖学》(Die mandschurische Übersetzung von Bartholin's Anatomie),载《斯堪的纳维亚生理学档案》(Skandinavisches Archiv für Physiologie)卷十八,1906年;《满族解剖及其历史渊源》(The Manchu Anatomy and Its Historical Origin),台北,1981年。

④ 参见莫尼克·科恩(Monique Cohen)、娜塔莉·莫奈(Nathalie Monnet):《中国印象》(Impressions de Chine),巴黎,1992年。

⑤ 参见凯斯勒(Lawrence Devlin Kessler):《康熙帝与清代统治的巩固:1661—1684》(Kang hi'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芝加哥、伦敦,1976年。

馆藏时宪书多来自伯希和的收藏。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也藏有10部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时宪书。目前,巴黎共有满文天文算法类文献33种,其中抄本46部。

如上所述,瓦尔拉文斯曾编撰了一部汉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满文文献目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分57个著录号、共有刻本72部、写本17部,其中多为汉文历史经典著作的满文译本,另外还有满语文工具书。

国立巴黎现代东方语学院(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创建于1795年,后更名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 Orientales),1796—1824年期间,由蓝歌赖任第一任院长。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满语文教学一直持续到1948年,其馆藏满文文献主要供满语文学习与研究使用。^①目前,东方语言跨大学图书馆藏有23种满文刻本和1部残缺的满藏汉对照辞典写本。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东方语言跨大学图书馆藏最早一部完整抄本为沈启亮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编撰的《大清全书》系列。

外交团亚洲图书馆藏有13种满文刻本。这些文献多为工具书,由外交团于20世纪从中国和蒙古引入欧洲,其中7种是满蒙汉辞典。

吉美博物馆图书馆以大量珍贵东方文献藏片闻名于世。该博物馆于1889年成立于里昂,后迁至巴黎。在博物馆下属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先生的热心帮助下,我得以将其中的满文文献整理,单列目录。吉美博物馆图书馆藏有13种满文刻本和4种满文写本,其中一部刻本和三部写本是清前期历史研究的珍贵史料,这些文献均为不同时期意大利汉学家蒙突奇(Antonio Montucci, 1762—1829),^②东方语言学校教授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 1858—1930)和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翻译员,以及语言学家阿方斯·皮纳特(lphonse Pinart, 1852—1911)等人购得。

亚洲学会图书馆以远东书籍馆藏量丰富而闻名。在这些未甄别的东方文献中,有4部满文《奉天诰命》被包裹在1928年7月1日发行于伦敦《星期日报》中。这是欧洲最早发现的《奉天诰命》,因受封者出自同一家族,学者可据此判断其先后顺序及该家族的世袭。^③

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满汉文碑文拓片原为蒙古学家韩百诗(Louis Hambis 1906—1978)的藏品。这些拓片现藏于法兰西学院雨果基金会。如今,因许多原始的石碑坍塌,这些拓片成为研究清代的石刻题词唯一参考资料。

清代兵器是研究满文题词的另一渠道。鸦片战争及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兵器被带至欧洲。由于法国在中国的大规模参战,军事博物馆藏有部分长枪和大炮。与根据南怀仁的设计制成其他种类大炮相比,军事博物馆藏大炮体积较大,并装饰精美花鸟及蝙蝠花纹,每座炮上都标注了关于其弹道里程的信息以及制作工匠的名字。^④

当我编写这份目录时,法兰西学院图书馆正在搬迁,因此其馆藏东方文献不得而知。所幸法兰西学院图书馆主管玛丽·罗斯·塞居(Marie Renée Cazabon)非常友善地向给我提供馆藏满文文献的目录。这份目录初步介绍了法兰西学院图书馆藏满文文献,若了解详细馆藏需等法兰西学院图书馆重新开放。

① 参见《巴黎现代东方语学院150周年:历史、教学及组织结构》(Cent cinquantaire de l'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Histoire, organization et enseignement de l'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巴黎,1948年。

② 参见高第(Henri Cordier):《帝国改革下的中国学派》(Les École chinoises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载《通报》1918—1919年第19期;瓦尔拉文斯:《意大利汉学家蒙突奇》(Lector der italienischen Sprache, Jurist und gelehrter Sinologe),柏林,1992。

③ 参见西门·华德(Walter Simon)、霍华德·纳尔逊(Howard Nelson):《伦敦满文书籍联合目录》(Manchu Books in London: A Union Catalogue),伦敦,1977年。

④ 参见斯达理:《满洲大炮》(The Manchu Cannons),载《华裔学志丛书》(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1994年第30期。

本人时间与精力有限,《巴黎满文资料目录》也许会存在一些舛误,仍有部分单位所藏满文文献有待于发掘。

参考文献:

- [1] Tatjana A. Pang, A catalogue of Manchu materials in Paris: Manuscripts, blockprints, scrolls, rubbings,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1998.
- [2] 许逸民. 古籍整理释例[M]. 北京:中华书局,2011:7.
- [3] 黄永年. 古籍整理概论[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4.

Research on Manchu Ancient Documents from Paris in France

Wang Di – fe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b. Manchu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Manchu materials kept in 13 units such a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from Paris. In 1998, these materials were published by A catalogue of Paris compiled by Tatjana A. Pang. We could not only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Manchu documents' collection, but also acquaint the history of Manchu study in France by sorting out and translating this catalogue.

Keyword: Paris; Manchu documents; record